



绘出未来新艺术 Print New Art of Future

韦嘉 Wei Jia

二十一世纪，今天的绘画有着新的变化，人们迟早会意识到题材终会变成习套，无法把画意表达出来或赋予含义。媒介添加色素用于创作色彩缤纷的绘画作品沿用了许多个世纪，“气韵”、“境界”、“天真”这些无法捉



摸的条件仍是今天绘画的最高标准。视“形似”为最不重要的评价因素，无非是蓄意打击一干俗人，“好画”可以摆脱“形似”的束缚，没错，然而这是什么样的摆脱？追求好的笔法也没有错，但究竟什么叫好……事实上，今天的架上艺术正进行着一场貌似细微，但在历史中有可能影响深远的转变，绘画的绘画性，各种个人的表现性及思辨性的绘画风格，通过无限地运用这套风格来传递一种特殊心境。这股力量背后是冷淡避世的心情，以及脱离直接感官经验后的冷漠。

艾德里安·根捏 (Adrian Ghenea) 是我近来喜欢上的艺术家。当丙烯酸颜料从油画表面滴落时，艾德里安·根捏的灵感油然而生。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出生于1977年，博巴式的浓重色调氛围延续了东欧艺术家一贯的情感基调。拨开重重迷雾，仿佛列宁与希特勒在画中闪烁其词。偶然的滴落或许会成为必然的选择，色彩的混合也让他意识到，传统艺术在现代技术的碰撞中逐渐形成特有的风格。

艾德里安把艺术根植于传统，同时又走出传统。他认为多样化色调正在成为一种可能，即油画的多样性正在成为未来色调的主流，而乏味的单色调正在成为过去。因为带有技术色彩的几何图形、大尺度调色板更能增添画作的梦幻感。而艺术的另一领域电影也不可避免的对油画艺术产生着重要影响。他认为，电影可以给油画创作带来魔幻效应。

电影成为艾德里安的视觉背景已司空见惯。他创作时，往往让电影的影像画面跃然画布，而他自己却成了电影中的“导演”。电影对画布的先天魔幻效果来源于其应有的特征。电影画面既是真实又是虚幻，而艺术家将虚幻融入实际画作更能使其栩栩如生，跃然真实。

例如，希区柯克的惊悚片让他联想到归真的画面，此时，它正好成为艺术家的创作之源。当艾克兄弟开创历史，首次使用帆布作油画画布时，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经过技术处理的油画是如此的逼真和深动，它深受各种多媒体效应冲击。因此，艾德里安认为，在这样的效应下，油画画笔或许创作出更加意想不到的效果。

架上的油画迫使艾德里安从不同的新颖的视觉审视自己的艺术，让它们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他或许会认为，未来的立体电影或许可神奇的出现于立体油画布上，因为艺术可以来自不同的视觉效应。而那种认为“油画”已死的看法只能刺激艺术家以更加充沛的精神探索。通过电影，让画布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许多历史人物变得更加鲜活，从而让艺术藏家们变得更加贪婪，同时，多样化的油画风格也将促成源自多媒体的艺术本身发生巨变。

另一位东欧艺术家威廉海姆·沙斯纳尔 (Wilhelm Sasnal), 1972年生于波兰。威廉海姆·沙斯纳尔曾宣布，他的油画是情感艺术，也是反映时代的艺术。而这个情感是在模糊中产生，又在明晰中升华；它肯定也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生活艺术。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其反应政治、道德的深度，也在于其对现实社会方面的感受。威廉海姆的作品乐于展现他所体验到的不同的事件、情绪和感情，“这些徘徊的瞬间画面使我们的焦距和近距离的观看，诸如车祸或在电视中所看到的镜头片段一样，所选取的片段停留在冰冷与死亡之处经常使人们感到迷惑而模糊不清，轻重倒置、扭曲混淆。”细节局部的详尽之处却最终能扩大化的展现其内涵。因此，观察威廉海姆的艺术时，需要转换的多重性和多样化的艺术角度，否则真的会混淆其作品的意义。

如今，当代与未来的油画艺术，他认为亦不可与昔日同日而语，因为艺术最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反应同时代特征，而这个特征有来自生活的方



方面面。在他看来，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的美。例如，小人书封面、自行车、T恤衫、绘画符号、流行艺术、超现实主义。人们把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突然发觉，它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

2001年，威廉海姆开始拓展自我风格，不断反应波兰境内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从2002年起，他的艺术作品连续展出，引发轰动效应，他也由此从波兰走向世界，其画作受到广泛推崇。在美国、德国、英国，他已成为最具有

- #1 无题 油画 艾德里安·根捏
- #2 无题 油画 艾德里安·根捏
- #3 秀场 油画 艾德里安·根捏
- #4 光栅 油画 威廉海姆·沙斯纳尔
- #5 抽烟的人 油画 威廉海姆·沙斯纳尔



波兰代表性的艺术。并且他的风格从画布走出了神坛，通过各类商品，进入寻常之家。

在威廉海姆看来，艺术的未来在于走出传统，而油画最应该做到的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艺术理念正好可以迎合大众的需求，迎来新的生命力。

奇妙的空间次序、具有“体积感”的物件组合构成了马蒂亚斯·韦斯(Matthias Weischer)的艺术世界。这位30岁才从德国最古老的艺术学院拿到硕士学位的莱比锡画家可谓大器晚成。2005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的主题展中，偶然发现一系列让人眼前一亮的小尺幅作品，展现的是室内空间，似曾相识又暗藏玄机。而这个室内空间里包含着自然景观，如秋叶、红砖、空气和阳光。正如他所说，“在这样的工作室里，我可以呼吸到未来的风格，让艺术充满新意。”

从1995年到2003年，韦斯在德国东部小城莱比锡从事绘画研究。他深受老艺术家尼奥·劳赫的影响，并与大卫·希内尔认识。他们突然爱上了油画的技术品质，由此从狭小的室内拓展了画布空间，一举成为德国艺术市场的中坚。

2007年，韦斯获得一笔奖学金，由此他得以在意大利罗马郊外马西莫小镇呆上一年。没想到，这一年成其为升华为最佳时机。他的调色板由此倾心于奇妙的室内装潢，而装潢又以自然为基调，让微蓝、粉红主调室内空间。这样增加了室内的自由感和舒适直觉，而多余的部分则由单棵树木取代。这样的场景不再是期刊画面，却构成了一幅生活式剧场、颇带诗意的舞台造型。与之同时，韦斯的画作明确地展示出一种伪造的错觉，描绘出超现实的概念。例如，通过对地面的有机处理来弥补油画硬朗风格的不足：薄薄的颜料层在半透明的水中微起波纹，植物和砖头暗示着淹没，而实际描绘的毯子则在表面上奇怪地漂浮。这样，强烈的物质背景内容、丰富的表面与轮廓鲜明的几何抽象形成对比，又带有细腻描绘的装饰，以颠覆的逻辑原理表现出介于平面与

3D之间的奇异画面。这种虚拟的真实为我们描绘了虚拟又真实的梦境。然而，不知道你查觉到没有，韦斯的室内空间既没有窗也没有门，稀疏的装饰和家具陈设里也没有人，你却能从传统体现出新意。由此，他被看作了引领未来油画艺术趋势的先锋。

迈克尔·博瑞曼斯(Michael Borremans)代表1960年代出生的中坚一代艺术家。与他的前辈图伊曼斯一样，其人其绘画充满浓郁的神秘气息。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只表现沉思中的青年，但是却让世人感到，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拓展着艺术的未来。

博瑞曼斯作为比利时艺术家，他认为艺术的表现应该更深入更细腻，若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那么再好的艺术，你也不能发现或实现其意义。他的艺术成功之处在于，采用两条相关线索的表现处理手法，而这种手法往往采用扭曲或隐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成为博瑞曼斯的常用之方，而正因为其视觉隐含的意义，让艺术品闪现出叙述元素的火花。

艺术家们常常担忧对文化的驾驭能力，博瑞曼斯也不例外。但是，他的绘画似乎对可控性并无兴趣，而更多的却表现为内在的概念意义。因此，他被看作古怪而唯一的沉思艺术家。

1998年，博瑞曼斯就利用各种方式创作避免与外界产生的视觉的画面。其中，一幅作品(Various Ways of Avoiding Visual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Using Yellow Isolating Tape)画中的6人纷纷蒙上眼睛。其理念和视觉让人感到迷惘，以期达到唤醒读者的功效。作为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田园牧歌式的人物，博瑞曼斯作品更倾向于人物的内省，而非张扬。这样的处理手法往往象征着要唤醒沉睡的记忆。又如，《猎马》(Horse Hunting)就让人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暗喻，即人本可以通过努力达到某种目的。博瑞曼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个整体来加以描绘，而这种理念却很难用画笔实现，既不能体现肉体也无法表现精神。因此，它只能是一种趋变又迷惑的沉思。他的画作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人的心理感应度。其调色板上的色彩也就更加倾向于深棕、橘黄和灰色。

不难看出，博瑞曼斯的画作从深层次的傲慢和可怜中投射出对未来的渴望。从形体上也暗示，画作要映现出时代的身影。因此，多数艺术评论家认为，他的画作背后却有着西班牙画家戈雅《5月3日》(The Third of May)的身影，也体现出马奈的《马克西米利安的死刑》(Execution of Maximilian)。这类讽喻性的杰作直接透视出模糊与荒谬背后的隐含意义。更有甚者，他在2005年创作的《野兔》中描述了两个男孩，其一背着



手，一手捏着一只野兔。同年，他的《外表》(The Appearance)又表现出来世和含糊的超自然想象。总而言之，博瑞曼斯用古怪描绘探索着非同寻常的艺术未来。